

博古书系

良渚玉器

鉴定与珍赏

陈 莺 陈逸民 姚创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良渚玉器鉴定与珍赏

陈 莺 陈逸民 姚创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渚玉器鉴定与珍赏/陈莺, 陈逸民, 姚创立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81118-971-1

I. ①良… II. ①陈… ②陈… ③姚… III. ①古玉器-鉴
赏-中国 IV. ①K876.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09518号

责任编辑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装帧设计 谷夫平面设计

书 名 良渚玉器鉴定与珍赏
著 者 陈 莺 陈逸民 姚创立

出版发行 上海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 200444
网 址 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 版 人 郭纯生

印 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
印 数 1~5100
书 号 ISBN 978-7-81118-971-1/K · 103
定 价 56.00元





前言

良渚玉器，是中国史前文明的一朵奇葩，它的玉质，它的器型，它的用途特别是它所载负的使命，它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以及良渚文明是否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一直是考古界与史学界喋喋不休的话题。随着良渚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良渚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清晰，而良渚玉器在这一文明中的作用也被学者们越来越推崇，玉器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礼的发展中的作用也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所肯定。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良渚玉器在阐述我国史前神话中的作用，也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所接受，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良渚玉器自身奇特的器型、神秘的纹饰使它成为收藏界所追捧的珍品。为了加强对良渚文化的保护，国家不仅成立了良渚博物院，还组建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着手申请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作者在考察良渚城墙地基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长王国平表示：由于良渚遗址的独特性非常鲜明，“申遗”通过的成功率可能比西湖还要大。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25平方公里，以“一片一院一带三点”为主要框架，即良渚古城“主公园”（包含良渚古城、莫角山、反山、金都生态园等多处重要遗址和景观）和良渚博物院，连结古城与博物院之间的景观带，以及瑶山、塘山、汇观山三个遗址点。它是一座立足于遗址及其背景环境，集保护、展示、教育、游览、休闲于一体的遗址公园，体现良渚遗址的核心价值。为此，在遗址公园揭幕的同时，还发行了《良渚玉器》特种邮票。在这种强有力的保护和宣传努力下，可以相信良渚文化所体现的我国史前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宗教礼仪一定会得到发扬广大。

良渚文化的发现和保护正是躬逢盛世，我们有幸考察和参与了相关的活动，从而产生了写作良渚玉器著作的愿望，经过数载的努力，得以完成心愿，以此求教于良渚玉器的收藏爱好者。



姚创立（右）和张忠培先生交谈



目 录

1	前言
1	一 良渚玉器的发现
10	二 良渚玉器的人文思考
29	三 良渚玉器的典型器
61	四 良渚玉器的材质
71	五 良渚玉器的加工工艺
99	六 良渚玉器的沁色
118	七 良渚玉器的纹饰
134	八 良渚玉器的审美特征
150	九 民间收藏的良渚玉器
167	十 良渚玉器实物的真赝鉴定
185	十一 良渚玉器的真赝对比
195	十二 良渚玉器的仿制
203	参考书籍
204	后记



一 良渚玉器的发现

在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文化的肌体中，孕育着将近万年的玉文化，如1982年内蒙古巴林右旗查干诺尔苏木锡本包楞出土的约8千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玦（图1-1）。从此以后，玉器和玉文化犹如血液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使我们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存、发展和进步，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应该和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样，有一个“玉器时代”。

玉和玉器对中华民族影响之深，只要查一查所能翻阅的工具书，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从《新华字典》到《辞海》，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在所有这些工具书中，凡是带“玉”的汉字，全部是褒义字！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宝”字，无论是繁写的“寶”还是简化的“宝”，因为字中有了“玉”，这个字就成了人见人爱的东西——“宝贝”了。“国”字的简化写法，则干脆



图1-1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玦



就是在疆域内嵌上一块“玉”。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目中，没有哪一个字像“玉”字那么的神圣和美好！

作为一个酷爱玉的国度，国人不仅仅是因为玉有坚韧的质地、晶莹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近乎透明的纹理，舒扬致远的声音，更是因为“玉”的这些品格，象征着我们民族优秀的品德。玉寄托了我们民族美好的理想，承载了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玉的这些品德正如《说文》所说：“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砢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由此可见，玉的这些物理性能被我们的民族人格化了，它已经融入我国民族文化的肌理之中，成为我们民族品格的象征。

在我国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中，都产生了具有各自区域特征的玉神器和玉饰件。其中尤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龙形器、玉勾云形佩、玉箍，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玉人头像，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和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的玉人等最有特色，其器形之规整、纹饰之精美达到了史前玉器的最高峰。

在这些史前文明创造的玉器文化中，良渚玉器应该是影响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玉器文化之一。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江、浙、沪地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出土了众多的陶器、石器和玉器，充分展示了新石器时期的良渚先民在农业、手工业和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尤其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以其首创的造型、精致的纹饰和内涵丰富的图腾，把五千年前良渚先民的精神生活活龙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在博物馆的良渚玉器前流连忘返时，一定会被这种闪耀着古人智慧的神圣玉器所震撼。

五千年前的良渚玉器，它是什么时候被后人发现的呢？

从文字资料来看，早在周代，良渚玉器已经出土并被收藏。《周礼·考工记·玉人》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后世关于琮、钺之类的记载不绝于世，但往往不见图案。

直到宋代，我们才在赵九成所撰的《续考古图》中见到类似良渚玉琮



的情影^①（图1-2）。书中记载：“程之奇得于西洛，刻文五，或曰饮崙驰尊玉。而玉色不纯，以曾经火。”虽然他没有正确读出器物的名称，但却告诉世人玉琮的大致收集地点、文字、玉质和火焚的情况。这些信息，有的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有的还需严格甄别。比如，从所示之图可知，所谓文字应是后人所为。

其实，良渚玉琮对宋代艺术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在著名的宋代瓷器中，不仅民窑的龙泉窑和吉州窑烧制有琮类的瓷瓶（图1-3，图1-4），即使皇家的官窑也有类似的瓷器。诸多窑口琮式瓶的出现，无疑表明良渚玉琮在当时已被文人雅士所接受并创造性地运用在瓷器的制作中。

元代朱泽民所著的《古玉图》中，录有一件典型的良渚玉器，书中把它命名为“琨玉蚩尤环”，从图上可知，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图1-5）。六百多年前的朱泽民把它命名为蚩尤环，冥冥之中有一定的道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传说中蚩尤的地方相吻合，而他把这件玉器定为“真三代前物也”，确是真知卓见。

清代金石学的盛行，使得良渚玉器的研究逐渐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明确指出：“今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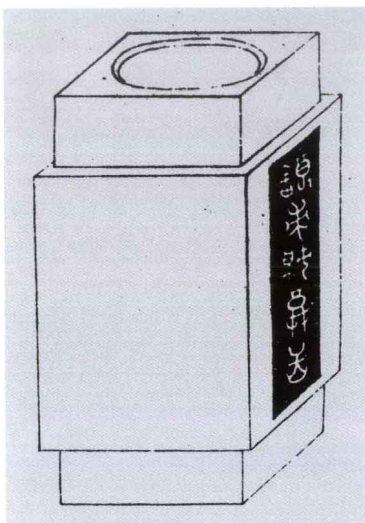


图1-2 《续考古图》中的良渚玉琮



图1-3 龙泉窑琮式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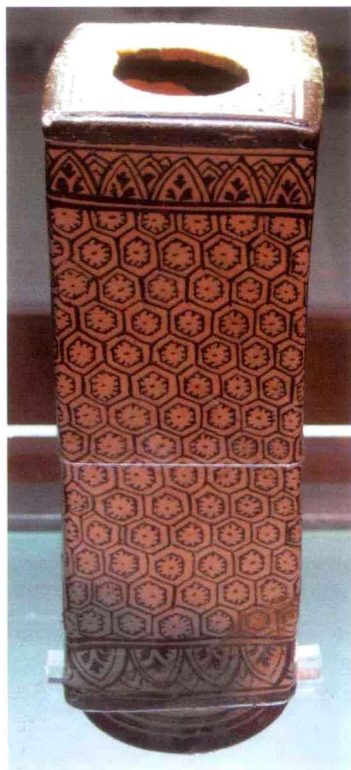


图1-4 吉州窑琮式瓶

右琮以黍尺度圖徑三寸五分厚五分色如赤瑤而內質瑩白猶瑩作五雲九形首尾銜帶瑤鑲古朴真三代前物也蓋古者黃帝氏平蚩尤因大霧作指南車飾以文王今其文作變尤形蓋當時與服所用之物也延祐中嘗藏觀於張師道學士孫元明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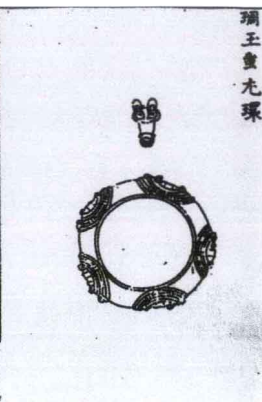


图1-5 《古玉图》中的良渚玉器

传古玉釭头，其大者皆琮也。”该书所列几件玉琮，一望而知就是良渚文化的玉琮。而端方在其所撰《陶斋古玉图》中，也列出了几件良渚玉琮，并赞同吴大澂关于器物为琮的意见，把自己所藏的一件器物确定为“其为大琮无疑”^②。

在良渚文化的发现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必须记住的，尽管他没有亲自找到玉器，但是，他的名字却永远被镌刻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史册中，他就是施昕更。同样是20世纪的30年代，当日本人鸟居龙藏东北赤峰的红山山麓徘徊时，当英国牧师董宜笃在四川成都平原的广汉稻田里转悠时，红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必须写上外国人的名字，或许作为探索者和研究者，他们还要占据显赫的位置。只有良渚文化，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施昕更，却以他的敏锐和执着，发现了江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这个被誉为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的年轻人，以他踏实的治学态度，严谨地记录了当时良渚文化玉器被他人发现出土的情况，为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留下了一份宝贵的书面材料。

在20世纪的30年代，何天行先生、梁思永先生都对浙江地区的这一文化遗存提出了开创性的意见，但这些意见虽然提出了这一遗存的“地域差



异”，却还把它视作龙山文化的一支。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随着江苏和浙江等地的不少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夏鼐先生才于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是良渚文化崭露头角的时期。在浙江良渚安溪的苏家村，在江苏涟水的三里墩，在江苏吴县的草鞋山，在浙江嘉兴双桥，在江苏阜宁的板湖陆庄，在江苏吴县的张陵山遗址，在浙江平湖的平邱墩遗址，在江苏武进的寺墩遗址，甚至远在安徽定远县的山根许都出土了良渚时期的遗物。

从此，良渚文化以它丰厚的文化积存，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写下了辉煌的乐章，成为中国文明源头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20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是良渚文化大发现的年代。

1983年，上海青浦的福泉山遗址发掘了良渚大墓，出土了近百件钺、琮和璧等玉器及微雕的象牙器（图1-6）。

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了1200多件套的玉器，此一惊人发现被列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991年，浙江余杭瓶窑汇观山遗址发现了较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坛，为研究良渚时期先民的礼仪和宗教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1992年，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在发现出土玉器的同时，还发现了人殉现象，对研究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实物资料。

1993年，浙江余杭瓶窑的莫角山遗址发现了一处壮观的人工堆筑的巨型基址，专家们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处良渚时期的中心城址（图1-7）。

在此后的年代里，考古工作者不仅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的聚落遗址，



图1-6 良渚文化神像纹象牙器



图1-7 良渚文化莫角山遗址

发现了文化祭坛，发现了房屋遗址，发现了玉器作坊的遗址，甚至发现了良渚古国的城墙遗址（图1-8），中国文明的东南源头揭开了清晰的面纱，我国早期文明的历史遗存为传说中的古国找到了可靠的实物证据。众多的木器、象牙器、陶器和玉器，以其精美的器型和精湛的工艺，为现代人类诉说着5000年前我们祖先的辉煌。在这些数以万计的古代实物面前，可欣慰的是，在良渚玉器的研究中，没有一个僵化的头脑煞有介事告诉收藏者和研究者，它们只有300件！这些大量的出土玉器和其他实物把一个已经跨进文明门槛的古国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实实在在地再现在江南大地上，把一个又一个文化之谜放在今人面前，期待着我们找寻和恢复其往日的辉煌和荣耀。

在所有良渚文化的出土器物中，玉器是最引人注目和最受收藏爱好者关注的。玉器的器型和纹饰，都给现代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散发着远古的神秘和奇异。就拿良渚玉琮来说，它的器型外方内圆里中空，对应着我国古代“天圆地方”之说，而玉琮上装饰的神人兽面纹（图1-9），应是先民所崇拜的神灵形象，也许这样的玉琮是先民用来祭祀的神器。对于良渚玉器的各种解释，我们会在后面展开，专家们或笔者的一些解读，是否符合良渚先



图1-8 良渚文化城墙遗址

民的原意，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良渚玉器作为当时的神器，应该是争议不大的见解。在史前文明中，玉器应该具有神玉的历史地位。所谓神玉，不仅在于其器型的神奇，更在于玉器的神秘内涵，在于玉器制作者和拥有者的神圣身份。这些玉器或者抽象，或者写实，它们往往都和当时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原始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神玉也可以称之为巫玉。

我们知道，随着原始人类了解宇宙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们试图用自己尚不成熟的肤浅的知识来解释世界时，玉的功能就逐渐被异化，玉在人



图1-9 良渚玉琮



类文明史上就成为一种沟通天地、沟通鬼神的工具。

原始巫术只能产生于人类的蒙昧时代，它也是人类维持自身利益从而解释世界的最初尝试。那时，原始人类的社会血缘和地缘小群体，比如氏族、部落、宗族、村社、家族等等，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集体崇拜，以及由这种崇拜而产生的相应实践活动——原始巫术和它的各种仪式。

玉，由于它的色彩、坚韧、硬度、光泽和柔润，被我们的祖先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即与神巫沟通的功能，成为这种沟通的工具，成为人类的神玉或者说是巫玉。这样，玉琮、玉璧和玉钺都充当了这样一种沟通人与神的器物，而这种神玉因是巫师或酋长作为这种沟通的中介人所用的神器而倍受尊崇，成为社会进入文明门槛的神圣标志。它们是礼仪最早的注解，在巫师或酋长生前作法时使用，在巫师或酋长亡故时而一起陪葬。

这样，当这些5000年前的神玉，再现在现代人类面前时，依然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光华。为了尊崇我们的祖先，宏扬良渚文明的辉煌，政府建立了良渚博物院（图1-10），建立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1-11），在这些记录中华祖先荣光的考古圣地，每一个爱好良渚玉器的收藏者，都会以敬畏



图1-10 良渚博物院



图1-11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心情倘佯在历史的长河中，膜拜良渚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遗物。

让我们一起在玉器为主的良渚遗物前探寻文明的足迹，审视良渚玉器的美学理念，以辨识真正的良渚神玉和其中史前文明的信息。

①《四库艺术丛书·考古图·外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②[清]端方撰：《古玉鉴定指南·陶斋古玉图》，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二 良渚玉器的人文思考

研究良渚玉器，不得不对良渚玉器进行人文思考，它应该包括人类学、神话学和宗教学等内涵，对良渚玉器的学术思考，绝对有利于对良渚玉器器型和纹饰的理解，也有利于对良渚玉器的鉴定和欣赏。

这里试图以良渚文化的器物及其图案纹饰，来说明我国神话特别是南方神话是先民意象的物化表现，从而引申开来，加深理解这类玉器在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意义。应当说明的是，在探讨史前玉器的学术意义时，离不开对同时期陶器的讨论，因为它们无论在器物的器型上还是图案纹饰上，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故而在讨论玉器的同时，也花一定的篇幅讨论相关的史前陶器，以便构筑更为完整的鉴定和欣赏的坐标。

原始神话是原始先民意象的产物，这种意象当然是非物质的，但一定是物质触媒在其头脑中的反映。当人类刚刚摆脱愚昧开始进入文明时，他们已经试图用自己十分浅陋的知识来解释这个世界。鉴于原始知识的肤浅程度和非科学性，这种解释往往充满着恐惧，由此而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他们恐惧自然界一切超越人类自身能力的事物，或者不能解释的事物。鸟类的自由飞翔、猛兽的肢体力量、生命的奇异诞生和死亡，乃至自然界的电闪雷鸣等等，都是原始人类恐惧和崇拜的对象，他们敬畏这些自然力量，就在口头传承中把它们创造成非自然的力量，久而久之，把这种自己思维中的意象，通过扩张、强化、组合和扭曲，物化成为某种特殊的记号或者图